

黑 傳 風

青雲著



黑 儒 传

第一册

华艺出版社

楔 子

无星，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天与地浑然一体，一切的一切，全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只有在电芒闪耀的刹那，给大地带来瞬间的光明，雷声轰隆隆，似要把大地撕裂。

就在金蛇划空的当口，照见了荒丘蔓草，断碣残碑，也照出了一幕恐怖的景象！

残肢断体，散布了十丈方圆，数十条人影，僧、道、尼、俗俱全，在翻拣着那些狼藉的尸体。其中有七八人围着一具血肉模糊的黑衣人尸体，喋喋不休……“钟灵毓秀的郎山，竟变成了屠场，真是……”

“此獠一除，天下太平了！”

“无量寿佛，所付的代价太高了，二十年之内，各门派难望恢复元气。……”

“但总算不负此行！”

“想不到此獠的功力，竟然高到这等可怕的境地！”

……

一阵震耳欲聋的霹雳过处，豆大的雨滴疾洒而下，金蛇乱窜，耀眼难睁，顷刻间，暴雨倾盆如天河倒泻，人影纷纷纵离。

电光闪耀中，那具血肉模糊的黑衣尸体，开始蠕动，最终，摇摇不稳地站了起来，他居然复活了，停了片刻，他艰难地挪动脚步，扑下去，又起来，消失在碑碣之中。

风狂！

雨暴！

似乎上天有意要冲涮净这血腥的场面。

于是……

第一章

残阳古道

秋风萧瑟，寒气侵人！

一抹残阳，斜照在黄尘满目的官道上，显得那么无力、凄凉。枯黄的草原连接着远林，远林连接着天边。在草原与远林之间，隐约露出一个庄堡的轮廓。

两骑扬着滚滚黄尘，从官道的另一端，飞驰而来。

一声吆喝，夹着唏聿聿的马嘶，马儿刹住了，这时可以看清马上是两名武师模样的人，年纪约在四十之间。

其中一个紫棠脸的朝道旁草丛一指，道：“老方，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另一个白净面皮的应道：“管它是什么，赶路吧！”

“瞧瞧看！”

“老王，你总是爱管闲事……”

姓方的口里说着，人已下了马背，把僵绳交在那姓王的手里，纵身弹了过去，低头一看，立即折回。

姓王的道：“怎样？”

姓方的朝地上吐了一泡口水，道：“晦气，是具尸休！”

“死人？”

“难道还会是活的……”

“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一个十多岁的小子，裹在草席里。”

“八成是被人抛弃的……”

“也许是路倒。”

姓王的下了马，道：“我来看看！”

姓方的接过马缰道：“省了吧！”

姓王的走了过去，只见一张破草席，裹着一个人，仅露出头脚，当下皱了皱眉头，用脚踢开草席，“呀！”他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，这尸体遍身血污，一看便知是生前遭了毒打，绽开的肉还渗着血水，想来被抛的时间还不长。

死者年约十六七，一付俊相，只是十分憔悴。

“嗯……”死者手脚抽动了数下，张开失神的眼，随即又闭上。

姓王的回头大声道：“老方，还没断气！”

姓方的牵着马走了过来，道：“还没死？”

“还有气，刚才还哼出声来！”

“我看也差不多了！”

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怎样！”

“做好事到别处去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老王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啊！这……”

姓王的面上变了色。

“这小子十有八九是‘望月堡’抛出来的，你惹不起吧？”

姓王的抬头遥遥一望那草原尽处的庄堡，变颜失色地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两人如逢鬼魅似的，匆匆上马奔去。

夕阳的颜色，变成了血红，西风更紧了。

草席里的少年，费力地撑开眼皮，似乎他还不愿死，对这世界还有几分留恋，干裂的口唇，连连翕动，终于吐出了细如蚊蚋的声音：“我……不想死，我不想死……啊！”

但，此刻，谁听到他绝望的呼喊？死神已紧紧抓住了他，他只剩下微微一息，夕阳落下了，还有余晖，而他，死得像草丛中的一条虫豸。

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微弱的声音，连他自己也听不到，眼皮重新合上。

夕阳吐出了最后一丝光晕，留下了天边一抹残红，草原笼起了暝气。远远，传来了凄厉的狼嚎。

野狼，将是他唯一的收尸者。

他又一次呼喊出对命运的抗争：“我……不要死啊！”

然而，他觉得身上开始发寒，头脑逐渐昏乱，意志也呈涣散，他知道，时间快到了，人生最终的一刻已将来临，小小年纪，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除了心脏，躯体倒没什么痛苦，虽是寸骨寸伤，但全麻木了。

明天日出，此地会剩下几根骨头，也许连骨头也不剩，饿狼把他彻底地安葬。

迷蒙中，他感觉有东西移近，他用力把僵化了的眼皮睁开了细细的一条缝，他看到两星绿色的灯火，接着，又半加了一对。

“狼”

即将完全丧失的意识，尚能辨出收尸者业已在身边守候，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生的本能，产生了力量，他清醒了许多，然而这只有使他更痛苦，面对死亡的痛苦。

一声夺人心魄的闷嚎，一个庞然巨物，摸上身来。

“完了，一切就此结束了！”

他紧紧合上眼。

两声惨嚎，似要撕裂夜空，接着是重物坠地的声音。

耳畔，响起一个苍劲的声音：“唉！可怜，是谁作的孽？”

“是入声，我没死！”这意念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他再次睁开了眼，但看不清楚，视觉中只是一个黑影。

苍劲的声音再起：“小子，你还能说话么？”

他努力振动嘴唇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
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叫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，不要离我而去，我要活下去……”

他感觉有一双温热的手，在他身上抚摸点按，指触之处，舒泰无比，逐渐僵冷的身躯又慢慢恢复了温暖，元气也渐告复生。

他闭紧眼睛，任由对方施为。

约莫一盏茶工夫，对方住了手。

“小子，试着说话？”

他睁开眼，在微弱的天光下，隐约看出对方是个花甲左右的老者，须发不分，变成了一个毛茸茸的怪头，最显目的是，那双精光灼灼的眸子。

“老丈，您……救了我的命……”

“救得了救不了目前还不知道。”

“是……但小的总算没有……被野狼吞食！”

“一步之差，你小子便没命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的叫丁浩!”

“那里人?”

“这……小的说不上来，小的……寄人篱下……”

“你吐语不俗，念过书?”

“是的!”

“怎么会变成这等模样?”

“唉，老丈……一言难尽，小的生来就不曾被当作人看待……”

“你……是附近人还是……”

“是‘望月堡’中的小厮。”

老者怵声道：“你是‘阎王堡’中人?”

“是的!”

“也许不该救你……”

“老丈是怕……”

“怕个鬼，‘阎王堡’中没有半个好人。”

丁浩幽幽地道：“是的，老丈说得对，否则就不曾被人暗中称作‘阎王堡’了!”

“你算是阎王座下的小鬼……”

“老丈，小的还没资格当小鬼，只是众小鬼之下的可怜鬼罢了!”

“哈哈，有意思!”

“请问老丈的称呼?”

“这不必告诉你了!”

丁浩轻轻叹了口气，以手撑地，居然能坐了起来，但由于知觉回复，身上的伤，又开始割肤刺骨的剧痛，但他咬牙忍住了，豆大的汗珠，滚滚而下，面色变成了青紫，憔悴不堪的面容，因痛楚而抽扭得变了形。

“小子，很痛吧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能熬！”

丁浩凄苦地道：“小的自幼熬惯了！”

“现在老夫给你贴止痛药，你自己上路吧！”

“老丈可肯带小的……”

“老夫对‘阎王堡’的人，恨如切骨，你不必多讲了！”

丁浩咬牙闭上了口，他没有再求，他自幼养成了死不计较的倔强个性，可以说他是在狼群中长大的，没有被折磨死，是命大。

老人自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，递与丁浩，道：“内服一半，其余的撒在伤口！”

丁浩双手接过道：“小的再次请问老丈名号？”

老人一瞪眼道：“你小子有点缠人……！”

“小的不能不记住救命恩人！”

“你要报恩？”

“那是理所当然，焉有受恩不报之理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是句人话，不过老夫不稀罕。”

说完，弹身而逝，没多说半句话。

丁浩只有付之一声苦笑，随即拔开瓶塞，往手心一倒，是一种白色药末，嗅了嗅，什么味也没有，当下遵老人之嘱，倒了一半在口里，其余的，慢慢撒在伤处，但他是遍体鳞伤，几乎没有一寸好肉，只敷了前身手眼所及之处，便告罄了。

但这药末十分神效，只片刻工夫，痛楚已消失了十之八九。

老人救了自己，却不留名而离去，这的确是件憾事。

远处，又传来了狼嚎之声，丁浩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，想起刚才险遭狼吻的一幕，若非那位老人相救，此刻早已骨肉无存，如果再有狼来，怎会再跑出一个老人，还有如被“望月堡”中人发现自己没死，便准活不了。

“走！远远地离开！”

他立即下了决心，用力挣起身躯，但才起得一半，又跌坐了下来，不由怆然一声长叹：“难道自己真的命数已尽？”

他想起他娘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：“孩子，这是命啊！”难道世间真的有所谓“命运”主宰着人的一切吗？

他不相信，但摆在眼前的事实，两母子的确是命途乖蹇，似乎世间所有的不幸，都全加在两母子的身上。

想起娘，他的心被撕裂了，在滴血！

他不能忘记娘吊颈而死的惨状，在别人眼中，她死得像一条狗。

“那小娘们死了，真可惜！”这是别人仅有的一句对死者的另词。

他记得母子俩投奔“望月堡”时，自己才五岁，起初是被当作上宾的，到后来落到了下人的地位，十二年来，他不知娘到底流了多少泪水。

为什么会寄居“望月堡”？

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？

他不甚了了，甚至连身世也不知道，他怕娘伤心，他问过几次之后不敢再问。

十天前的一幕，又现心头——

记得那天晚上，干完了活，到娘的房中，只见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坐在床沿，两眼红肿得像胡桃，他直觉地感到情形有些不对。

“娘，什么事啊？”

“孩子，不要问！”没有一滴泪，像是已流尽了，只是干咽。

“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孩子，这是命，命运啊！”

“娘……”

“孩子，你长大了，可以自立了，你早早离开这地方……”

“娘，孩儿若不为了您，早离开了。”

“唉！孩子，你投错了胎……”

“娘怎说这句话？”

“让娘多看看你！”

“娘！”

“孩子，娘对不起你爹，也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到底爹是谁？”

“别问了，你将来去找一个叫‘竹林客’的人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
“可是娘……”

“你最好是永远不知道，否则你活不了，当年来这里时，我有个很大的指望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命定是如此。”

“娘……”

“你去睡，千万牢记，离开这里，去找‘竹林客’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娘已高悬在梁上，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就这么去了。

……

昨天，为了顶撞了总管几句，就被毒打至死，用草席卷了抛在荒野喂狼。

“我不能死！”

他再次提出对命运的反抗，忍住痛楚，咬紧牙关，双手撑地，这一次，挣起身来了，颠簸着艰难地挪动脚步，缓慢地向官道捱。

幸运地，找到了一根被人丢弃在道旁的棍子，支撑着向前蠕动。

官道的影子，在星光下像一条僵直了的怪虫。

四周，是无边的星语。

他喃喃自语着：“娘，孩儿听您的话离开了，但有一天要回来的，一定要回来！”

到了天亮，不过捱出了三四十里地，人已精疲力竭，一看自己浑身血迹，一套衫裤，零披碎褂，已不成其为衣服，如被人见了，岂非惊世骇俗？

心念之间，目光焦灼地四下游扫，发现不远的林中，露出一段灰色墙垣，心想，那不是住家便是庙宇，且去求人给个方便。

当下鼓起残力，朝那片茂林蹒跚地行去。

好不容易到了地点，只见一间破落的大庙，呈现眼前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总比求一般人好些。

到了庙前，却不见有人影，那斑剥的泥金匾额，写的是“药王庙”，有无香火，便不得而知了。

他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阵，养了点气力，才又起身入庙。

身上的伤势，因得那位无名老人的灵药内服外用，已不怎样疼痛，只是人极度的乏力，孱弱得像初学行路的幼儿。

他没练过武，只是个普通少年，体质自不能与练过武的同日而语，但由于寄身“望月堡”，对江湖门道，倒是知道得

不少。

看寺里的情况，不似没有人性的荒庙，香火冷落，倒是意料中事。穿越过殿，是一个久未整修的院落，迎面，便是正殿了。

一眼望去，正殿中香火焚然，这说明是有人了，心头又是一喜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侧厢传出了喝问之声。

丁浩振起精神应道：“小的是落难人！”

“要饭你找错了门！”

“小的不是乞儿！”

一条人影，出现侧厢的阶沿，是一个五十上下的黑衣老者，绕腮胡，独眼，不像道士，更不是和尚，看上去有些凶神恶煞，丁浩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但他别无选择。

那老者远远打量了丁浩几眼，一挥手道：“滚！”

丁浩哭丧着脸道：“您老行个方便！”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“小的想求个暂时歇脚之处，也……也想求点饭食充饥！”

“好哇！你说不是乞儿，分明是化子样，咦……”

那老者一下子欺到了丁浩身前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一身是血，多份不是好来路？”

丁浩苦笑一笑道：“小的受了盗劫……”

“胡说，过盗不被杀，却被毒打……”

“是实话。”

独眼老者身形一晃，丁浩连意念都不曾转，右腕已被扣住，只觉浑身一麻，口里“哎哟”一声，蹲了下去。

独眼老者立即松手，道“你没练过武功？”

“小的没有！”

“你可以走了……”

“您老行个方便？”

“找死么？”

丁浩心头一沉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独眼老者再次大声喝道：“还不快滚？”

丁浩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回头便走，他不是乞食的人，拉不下脸来哀求，虽然饥乏难当，也只好咬牙忍住。

就在此刻，殿中传出了一个苍劲的声音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独眼老者大声应道：“不相干，是一个乞食的小子。”

“你放他走？”

“他不会武功。”

“你断定真是不相干的人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叫进来我瞧瞧！”

独眼老者一转身，道：“喂！小子回来！”

这工夫，丁浩只走出了十来步，闻言回过身来。

独眼老者一挥手，道：“跟老夫到殿里去！”

丁浩此刻是什么都无所谓，挪步便朝大殿走去，进入殿门，一看，不由打了一个哆嗦，神龛的右侧方，赫然摆着一具红色棺材，棺材前面还点着一盏长命灯。殿中空落落的，除了这具棺木什么也没有。

独眼老者站在一侧，默不作声。

这场面，使丁浩心里阵阵发毛。

突地，方才那苍劲但有些刺耳的声音，不知其所自来：“劈了他！”

丁浩陡吃一惊，竟会还不曾转过来，独眼老者的手掌，业已当胸劈到，登时亡魂尽冒，但他丝毫不谙武功，自然说不上闪让或格架……

就当他失魂落魄之际，突有一股和风，自侧方飘来，把他的身形推出三尺，极巧地避过了这一击。

独眼老者一击便告收手。

丁浩惶然四顾，暗忖，是谁救了自己？但任何人影也没有，这可就透着奇怪了。

那苍劲的怪声又起：“浑金璞玉，是块上好料子，带他下去，三日后见我。”

独眼老者恭应道：“遵命！”

丁浩困惑不已，闻声而不见人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听那口气，似无恶意，管他，先喂饱肚子，养好伤再作打算。当下随着独眼老者出殿来到侧厢。

独眼老者朝暗间里一指，道：“小子，里面还有些羊肉泡馍，去填肚子吧！”

丁浩一听，登时垂涎欲滴，三步两步走了进去，内呈厨灶碗锅俱全，是间厨房，一张白木桌上，果然有大半钵泡馍，抓了双筷子，就钵子狼吞虎咽。片刻工夫，全下了肚，肚子一饱，力气也来了。

回到明间里，独眼老者指着竹榻道：“坐下！”

丁浩依言坐在竹榻边缘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您老是庙里的……”

“算庙祝吧！”

方才殿里说话的……”

“老夫的主人！”

“主人？”

“少问这些，主人看中你是块造化的。”

丁浩怔愣地道：“看中？”

独眼老者连翻道：“看你小子，眼睫毛怎么这么长，不会听，收你作传人呀！”

丁浩顿时激动起来，对独眼老者说：“你既然看中我，想来功力必定很高，否则怎会听得见我内力？那暗十发内力时，已避过独眼老者一击的，必然暗十内力已破，暗十内力破，我可追查自己的身世再回‘望月堡’。”

独眼老者又道：“小子，你是福缘不浅，有此造化，被他老人家看中。”

丁浩有些手足无措地道：“那位老人家怎么个称呼？”

“三天后你会知道。”

“您老呢？”

“到时自知，不要多问，现在老夫看看你的伤势！”

说完，走到丁浩身边，翻开破衣，仔细察看，然后又探了穴脉。

“内伤不重，外伤已好了大半，你曾敷过药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现在躺下，老夫为你疗伤！”

丁浩感激地看了独眼老者一眼，躺倒竹榻之上，独眼老者先遍点他周身大小穴道，然后进房取来了药物，遍涂伤口，又复以数粒丹丸，纳入他的口中，道：“尽量少动，静静躺着，三天包你复原。”

两天过去，皮满痂落，真的已完全复原，独眼老者不知从那里弄来的短衫裤，要丁浩洗濯更换了，这一来，先后判若两人。

这两天，都在厢房度过。